

林琴南先生主幹

文
學
海
我

期 一 第

中華編譯社印行

文學講義第一期目錄

●正編

古文講義

陳衍石遺

論文講義

林紓琴南

文法講義

林紓琴南

簡明作文法

胡懷琛寄塵

駢文四法

吳承烜東園

史學講義

許國英指嚴

作詩法

陳栩蝶仙

填詞法

陳栩蝶仙

寫信法

劉哲廬遙聲

小說學講義

李定夷健卿

●附錄

函授部成績

楊棣棠等

疑問答復

邢琬等質問

同學錄

本社函授部

本講義第三期起增刊林琴
南先生箸之作文須知及李
涵秋先生箸之文學源流兩
種其餘未刊各種俟本期所
列各種完全之後續刊此告

古文講義

侯官陳衍石遺父著

緒言

人之言曰。古文。古文。文何所謂。今古。今人爲之。則爲今人之文。古人爲之。則爲古人之文。其自今日以前。皆漸卽於古也。古人不盡勝今人。今人不盡不如古人。必託名於古。何爲耶。說文古从十口。不待三千年爲一世也。古文古作𠂔。从夭覆形。𠂔。天垂象。日月星也。𠂔。古文厚地也。莫古於天地。合以十口之義。則通天地人三才爲儒也。中國無韵之文。莫古於尙書。其太昊十言之教。炎帝神農之教。神農之禁。神農之法。神農占。神農書。見於左傳疏。漢書食貨志。羣書治要。呂氏春秋。管子。開元占經諸書。所引者。或出依託。不盡傳信。尙書則廣歌見於益稷（卽臯陶謨）以功以庸。二叶韵。堯典以親九族。六句六叶韵。臯陶謨有庸協恭和衷。三叶韵。丹朱傲慢遊是好。二叶韵之類。未易徧舉。古不分無韵之文。有韵之文。有二也。故文選

詩、文、並、選、其、後、唐、文、粹、明、文、在、諸、選、因、之、六、朝、人、以、文、稱、詩、以、筆、稱、文、此、古、人、文、詩、不、分、之、證、也、尙、書、直、溫、寬、栗、剛、無、虛、簡、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諸、句、外、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流、共、工、四、句、詢、四、岳、四、句、百、姓、不、親、二、句、皆、對、偶、不、待、孔、子、贊、易、乃、有、流、濕、就、燥、雲、龍、風、虎、等、句、此、古、人、駢、散、不、分、之、證、也、然、天、上、中、星、易、度、地、上、江、河、改、流、未、有、久、而、不、變、變、不、以、漸、者、後、人、變、本、加、厲、有、專、爲、有、韻、之、文、者、有、專、爲、駢、儷、之、文、者、於、是、詩、文、分、類、駢、散、分、體、康、衡、擊、壤、不、後、於、尙、書、然、息、食、諸、韻、外、末、句、無、韻、韻、雖、天、籟、而、無、韻、尤、天、籟、最、初、者、也、一、奇、必、有、一、偶、一、陽、必、有、一、陰、然、偶、必、後、於、奇、陰、必、後、於、陽、故、詩、必、後、起、於、文、駢、必、後、出、於、散、由、天、而、之、人、理、勢、然、也、後、世、變、本、加、厲、有、駢、儷、之、文、矣、則、不、得、不、目、不、駢、儷、者、爲、散、文、以、區、別、於、駢、儷、自、東、京、以、逮、隋、唐、率、爲、駢、儷、由、散、多、駢、少、以、至、於、駢、多、散、少、以、至、於、有、駢、無、散、由、選、字、遣、詞、爲、

對偶。以至於用事數典爲對偶。唐元次山。杜子美。始爲散文。至昌黎柳州。樊宗師李習之孫可之杜牧之而大昌。以其越八代而復西漢之古。故號曰古文。然以爲散文。則可以爲古文。則不可以爲學古復古。則可徑以爲古文。則不可。何則。謂今之文古者。是今之人。亦可謂之古乎。故古文辭之名。不可不正也。

自明人朱右茅坤等有唐宋文十家文八家文之選。有韵之文。與無韵之文。判若四瀆之不相入。桐城姚氏鼐纂古文辭。分十三類。學者奉爲科律。罔敢異議。然箴銘頌贊詞賦哀祭。皆有韻者也。其次第論辯序跋書說各類。皆未有所以先後之故。湘鄉曾國藩氏易爲著述告語記載三門十一類。稍肅括矣。然亦不無疑義。衍以爲無韵之文。首尙書。尙書首典謨。則傳狀碑志。記人各體。所自出也。次則書事。書事專記人。宜傳志類。禹貢則記事者也。當又次之。奏議下告上之言。本於無逸召誥。而洪範尤居前。曾氏

以洪範入著述。而奏議首臯陶謨。惟謨首稱曰。若稽古。與典同。明是記載之體。漢書徐樂嚴安各傳。姓名下止。載上書一篇。不及他事。卽仿謨體。史記三王世家。尤在前。尋常建議。不於朝廷。亦於官府。皆下告上。又次之。贈序本回路之相贈處。而賁昉。君奭。君奭。蓋同輩共處一地。而贈言者。鄭子家。晉叔向之與書。則隔異地。與書當次贈序之後。序跋昉於易繫辭。書序詩序。辯說昉於樂記。冠義昏義之類。則又次之。祭文昉於武成金縢之祝詞。魯哀公誄孔子。而後哀誄傳。與祭文小異。然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則周初已有。當在贈序下。以其爲有韵之文。可居辯說下。其他各類。可以類推。當以創是體者之先後爲先後焉。

湘鄉曾氏。歸類尙有未慊人意者。贈序非序他人之書。而闌入序跋。洪範本古典。當入典志者。以箕子。陳周。當入奏議。乃入著述。文字之與原本紀事。典墳丘索。皆記載之書。最初之作。曾氏置三門之末。祭文施於鬼神哀。

諫則繫列生前行跡以作證。諫譴爲二物。彙功德以求福爲譏。雖爲生者作。可入祭文。諫則爲死者作。與鬼神無與。文士不辨久矣。文章源流在意義。不在形貌。賦之形貌固非詩也。其義則導源六義。荀卿揚馬。不過自成篇章。局度稍弘耳。漢人小賦。才數句。或十餘句。直四言詩形貌亦似矣。班固古詩之流。說最可据。必以荀子智禮雲蠶諸篇爲鼻祖。是輕義而重形也。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此語當是古典。當其開軒攬物。藉攄懷抱。感而成詠。事出率爾。自應數語。無貴長言。相如十年左思一紀。文士鋪張踵事增華。豈登高奇興之文乎。

欲作文必先識字。字之不識。猥曰吾能作文。動而貽譏。識者矣。識字者非遽識不經見之奇字也。古者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合於周官保氏之教六藝書。不過六藝之一。後人遂專以六書爲小學。其通人則如司馬相如揚雄之倫。皆著有字書。所識且遠過學僮。許氏說

文解字。不過九千餘字。無論學。僮不能盡識。今之號稱通人者。能識之乎。今之文人。博者識三千字而強。尋常者三千字而儉。無能踰此者。然何嘗真識字乎。真識者。識其體之所由合。與其用之所由分。兩言以蔽之矣。識之而後用之。不躓不抗也。非胸皆俗字。作文時。敷衍成篇。始別覓同訓僻字。以代之也。若然。則以布臬之衣。嵌鑲破碎之錦繡而已。識者一望而知之。若此者。往往並古人常用之字。而不識。自欺欺人。須知人不盡可欺也。

卷一 左傳

散文諸體。多導源尚書。然則學散文者。研究當首在尚書。顧典謨禹貢洪範諸篇。文從字順。往時學子。童而習之。當亦有味胸中。至三盤八誥。昌黎尚以爲詰屈。孳牙淺學。驟難盡解。學記云。先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則尚書不如左氏傳之易解矣。左氏傳中。最有法度。而無一長語者。無如開卷先經起例五十餘言。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

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首言元妃孟子有孟子。乃有聲子。孟子元妃故聲子爲繼室。古者繼室非正夫人。齊少姜爲晉侯繼室。其證也。隱公繼室子本非世子。適宋武公。又生仲子。而有爲魯夫人之手文。則歸惠公而爲正夫人。其子桓公。雖少當立。故復由仲子之生。敘起婦人謂嫁曰歸。言歸于我。明其爲嫁而非媵也。桓公既生。惠公遂薨。桓公幼。隱公於是乎攝位矣。五十餘字中所敘之人。凡七。曰惠公。曰孟子。曰聲子。曰隱公。曰宋武公。曰仲子。曰桓公。其名號。凡三。曰元妃。曰繼室。曰魯夫人。其生卒。凡五。曰孟子卒。曰隱公生。曰仲子生。曰桓公生。曰惠公薨。舉魯宋兩國數十年之夫婦妻妾。父子兄弟。父女姊妹。譜系朗若列眉。真可謂簡而有法矣。後世惟元結大唐中興頌序學之最爲神似。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僅四十餘字。凡言年者四。曰十四年。曰明年者二。曰其
年者一。言地者七。曰洛陽。曰長安。曰蜀。曰靈武。曰鳳翔。曰兩京。曰京師。其
人而名號四。曰天子。曰太子。太子卽位而稱皇。帝矣。既有皇帝而向之天
子。稱上皇矣。其名稱之鄭重分明。非左傳稱元妃繼室魯夫人之義法乎。
善學者之異曲同工如此。

方望溪先生（苞）嘗爲北平王兆符歙程峯批講左傳韓及城濮鄆鄢陵
四戰請益又增宋之盟及無知之亂。峯序其本以爲明於四戰之脈絡則
凡首尾開闔虛實詳略順逆斷續之義法更無越此者矣。觀於宋之盟而
紛頤細瑣包括貫穿之義法更無越此者矣。觀於無知之亂而行空絕迹
諸法之奇變爲漢以後文家所不能窺尋者具見矣。蓋作文以敘事最見
工夫。一時有兩事雙管且難齊下。况一時有數事與數事之中或動相窒
礙者乎。方氏所批名左傳義法舉要可知敘事之不易易而宜先講求矣。

左傳敘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云。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方批云。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謀亂之始。連稱管至父與無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結。而爲亂謀。連稱如何自言其從妹。何由通無知之意於宮中。而謀伺襄公之間。若太史公爲之曲折敘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使閒公二。

語。曩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與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公於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宮。而無阻間。非數十百言莫備此。則一切薙芟。直敘公田及徒人費之。鞭而以走出。遇賊於門。遙接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何以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出。鬪一語。曩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間情事皆包孕於間公二字。蓋弑謀所以無阻。皆由得公之閒也。案觀方氏所批。具見左氏行文布署之妙。然就中許多事情。有非作書人所應知。雖欲曲折敘次而不可者。如襄公與二三臣如何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等情。作書人皆無由得知。若敘之。是小說演義家言矣。

左傳敘韓之戰。云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蒸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方云。備舉晉侯失德而束以故。秦伯伐晉。通篇脈絡皆總會於此。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取及韓。方云。方敘秦筮伐晉。忽就筮辭敗字。突接三敗及韓。以敘事常法論之。爲急遽而無序。爲衝決而不安。然左氏精於義法。非漢唐作者所能望。正在此。蓋此篇大指。在著惠公爲人之所棄。以見文公爲天之所啓。故敘惠公違諫失德甚詳。而戰事甚略。正戰且不宜詳。若更敘前三戰三敗之地與人。則臃腫而不中繩墨。宋以

後諸史。尤雜庸俗。取譏於世。由不識詳略之義耳。案三敗及韓四字。總是囁語。方氏雖力爲解說。亦說不去。試思三敗由筮辭。千乘三去等句。猜出猶可言也。至此時並未開戰。未定戰於韓原與否。何由知三敗之及韓乎。必欲曲爲之解。只有謂秦人已聞晉有妖夢。有敝於韓之語。然果爾則亦不必託於筮辭。秦伯亦不應致疑而詰。蓋左氏本有好作囁語之病也。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方云。復諫違卜。自取覆亡。承上敗德。下與詩辭相應。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輿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渚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削盡枝葉。以詳敍。晉侯之獲。則重。腿失。文律也。案此數語。實敍得高妙。簡而周到。真欲增減一字。不得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以上敍晉侯無一事一言之在於德。見其自取敗亡。以下敍晉羣臣凜凜有生氣。所以能歸其君。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鶯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

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穆姬雖怨晉侯及被獲又以死免之見穆姬之知義正與晉侯之敗德相反對）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秦伯務德）公子絳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晉侯本以背中大夫之賂失衆心故假晉侯之命作爰田以要結之）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